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十二 起彊圉大荒落正月盡著雍敦牂六月凡一年有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下詔移蹕建康

金仍稱天會十五年初用大明歷司天楊級所造也

丁卯張浚以破敵功遷特進　辛未中書舍人董弅出知衢州先是有旨禁伊川學錄黄下禮部員外郎黄次山欲鏤板弅曰少俟之乃以己見求對次山即申御史臺謂弅沮格詔令於是侍御史周祕彈弅弅遂罷　癸酉翰林學士兼侍講朱震引疾乞在外宫觀不許　丁丑解潛罷以劉錡權主管馬軍司并殿前步軍司公事錡仲武之子也張浚薦錡文武兩器真大將材故有是命　庚辰築采石宣化渡二城　癸未以翰林學士陳

與義參知政事資政學士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復置樞密使副其知院以下仍舊張浚改兼樞密使　丙戌西蕃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來歸　丁亥以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為樞密使　何蘚范寧之至自金得金右副元帥烏珠書知太上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上仙帝大慟寧德年五十二以聞哀為忌日己丑帝成服　辛卯夜東北有赤氣如火　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　知嚴州胡

寅上疏請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宫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涙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宫中仍行三年之喪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退而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宫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自期誓殲讐敵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

生民于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
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吾有大隙于北
刷茲至恥唯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
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
許時帝遇朔望猶率羣臣遥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
隆殺兄為君則君之己為君則兄之可也望但歲時行
家人禮於内庭從之　丙申夜太平州火丁酉鎮江府
火時劉豫遣奸人潛入江淮間縱火焚真揚及太平鎮

江劉光世屯太平軍須帑藏一夕而盡此據北盟會編　庚子以王倫充奉迎梓宫使如金髙公繪副之　辛丑詔以日食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　壬寅夜雷聲初發癸卯夜大雪　己巳詔凡辟舉官犯贓罪罪及所舉官　丙午川陜宣撫副使吳玠初置銀會子于河池　癸丑雨雹　丙辰始御便殿果州守臣宇文彬等進禾登九穗圖俱奪一官罷之　丙辰帝下詔親征　丁巳以岳飛為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飛自鄂入

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啗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而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拜太尉宣撫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復諭德瓊曰聽

飛節制如朕親行飛威名日著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謀官薛弼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鋭者復教飛勿苦降意兩人之隙始深　己未帝發平江以舟載太上皇帝寧德皇后几筵而行　三月癸亥朔次丹陽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命世忠扈從岳飛次之　甲子次鎮江楊沂中以所部赴行在命沂中總領彈壓廵幸事務　辛未帝至建康賜百司休沐三日　岳飛乞併統淮西兵以復京畿陜右許之命飛盡護諸將王德等軍

既而秦檜等以合兵為疑事遂寢　戊寅沈與求進知樞密院事　己卯尊宣和皇后為皇太后從翰林學士朱震請也　劉光世在淮西軍士多降盜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入見引疾乞解兵甲申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張浚因分為六軍命吕祉往廬州節制　是春廣西大饑斗米千錢李實變為桃

夏四月癸巳築太廟於建康以臨安府太廟為聖祖殿

尚書吏部員外郎黄次山引疾乞補外會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張浚因擬次山修注帝曰非告訐董弅者邪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浚意甚沮　戊戌修濬建康城池　戊申日中有黒子　岳飛留建康見帝數論恢復之略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者葢欲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也望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趣京洛據河陽陜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陜右可以

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
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顧復何
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閤命之曰中興之事
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王
德酈瓊兵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
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何
如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
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

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耶時飛母喪未終屢請持服而不見許及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于墓側浚怒累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庚戌以都督府參議軍事張宗元權湖北京西宣撫判官實監其軍　壬子張浚如太平州淮西視師　五月壬申詔禮

官舉文宣王武成王熒惑壽星嶽鎮海瀆農蠶風雷雨

師之祀　甲戌名胡安國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

聞諫官陳公輔詆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士以孔孟為師

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失其傳久矣自程頤兄弟始

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

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

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于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

人之大用于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

德之序鄙言怪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悌顯于家忠誠動于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則高視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館閣裒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

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以疾辭復提舉太平觀　丙戌僞齊陷隨州　己丑廣西進出格馬帝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帝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于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吴與其射御教吴乘車則是吴亦自有馬令必于産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禁四川增印錢引　六月辛卯朔改上惠恭皇后謚曰顯恭　壬辰命歲辰戌月祀大火配以閼伯以行在多火

災言者請修復舊典故也　乙未罷江淮營田司令諸路安撫轉運司兼領其事　丙申以重修神宗實録去取未當命史館復加研考初著作何掄乞刋正新録紕繆至是批出掄所言張浚意也　初岳飛請解兵柄帝命參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詣江州敦請飛依舊管軍如違並行軍法若虛等至東林寺見飛具道朝廷之意飛堅執不出若虛曰相公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廷抗乎公堅執不從使

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公耶凡六日飛乃受詔赴行
在張浚見飛具道帝所以眷遇之意且責其不俟報棄
軍而廬墓飛辭窮曰奈何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丁酉
具表自劾詔放罪慰遣之飛遂復領職　戊戌命劉錡
兼都督府咨議軍事率兵屯廬州　己巳知樞密院事
沈與求卒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
帝以其諳練通達虛已聽納及卒謚忠敏　張宗元還
朝言軍中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岳飛訓養所致帝大

悅飛至鎮上奏言比者寢閣之命或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强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　戊申名王德所部兵赴行在遣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初祉在建康每有平戎之志張浚大喜之浚欲罷劉光世張守以為不可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

可浚曰正為有其人故欲易之時祉亦自謂若專總一
軍當生擒劉豫父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祉
先往淮西直秘閣詹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
一時選然于此軍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
兼此軍今已付之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酈瓊輩故等夷
恐其下有不能平願更擇偏裨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
德副以通下情會祉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訟德
於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直寢不行瓊等又訟

於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名德還建康以所部兵隷都督府命祉往廬州撫諭祉又辟陳克自隨葉夢得與克厚謂克曰吕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危矣哉弗聽祉克皆留其家單騎從軍安老祉字子高克字也　庚戌金尚書左丞髙慶裔轉運使劉思以罪棄市　秋七月癸酉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徽猷閣待制邵溥上其父伯温所著辨誣三卷帝曰事之紛紛止緣一邢恕耳數

十年來士大夫相攻詆幾分為國幾分為民皆由私意託公以遂其事宣仁之謗今已明白紛紛之議可息矣

甲戌嗣濮王仲湜卒仲湜酷好珊瑚大者一株直數百千帝嘗問仲湜墜地則如何曰墜地則碎矣帝曰以民膏血易此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也仲湜無以對　辛巳金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晉國王尼瑪哈卒初太宗召尼瑪哈為相以斡里雅布守雲中尼瑪哈遂失兵柄尚書左丞高慶裔為尼瑪哈所信任太師宋國王富埒呼

欲挫尼瑪哈先折其羽翼坐慶裔贓下獄尼瑪哈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其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尼瑪哈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吾言豈有今日葢慶裔嘗教之反也其黨連坐者甚衆尼瑪哈恚悶絶食縱飲而死考異三朝北盟會編載尼瑪哈獄中上書以成王比熙宗而以周公自居且曰臣之忠勤過于周公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臣常有斯志貪戀躊躇以至于此使臣伊呂之功反當長樂之禍顧陛下釋臣縲絏俾遂五湖之遊熙宗詒門下以尼瑪哈陰懷異議奏對悖慢理當棄礫以彰厥過是尼瑪哈嘗坐法下獄竟憤死于獄中也金史熙宗紀宗翰傳皆不言下獄姑從之

癸未以久旱命中外臣庶實封言事

甲申蠲諸路民積年逋租　乙酉詔即建康權正社稷之位　戊子詔户部長貳迭出巡按諸路考究財賦利病違者劾之　己丑詔諸路歸業民墾田及八年始輸全稅　張浚之兄滉迎其母自蜀至帝以浚有功將慰其母心乃令滉入對賜進士出身中書舍人張燾曰宣和以來姦臣挾私子弟往往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而滉首蒙賜第則何以塞公議改送著作郎何掄行下掄奏曰滉賢良之子丞相

之兄賜以出身不為過也於是言者論熹以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然滉之命亦寢　八月乙未以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並駐廬州時吕祉至廬鄜瓊等復訟王德于祉祉諭之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太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大過亦能濶略況小嫌耶當為諸公辯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從之命二帥往淮西召瓊等還行在　丁酉左從事郎宋松特改宣教郎為祕

書省祕書郎松熹之父也以薦特召見時已用張浚策進次建康指授諸將計日大舉以復中原松欲堅上志即奏言陛下當抗志于高明而佐以睿智日躋之學垂精延訪早夜汲汲以求宗廟社稷經遠持久之計申明紀律崇奬節義而又以民心為基本忠良為腹心則恢復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論自古中興之君惟漢之光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為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為戒又言宜鑒既往之失深以

明人倫勵名節為先務而又博求魁壘骨鯁純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奸萌逆節銷伏于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庶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强固矣帝深悦之謂輔臣曰光武固無可議若元帝僅能保區區之江左略無規取中原之心肅宗惑于張后李輔國之讒而虧人子之行此其可戒也　戊戌鄜瓊叛執兵部尚書呂祉初祉乞罷瓊與靳賽其書吏朱照漏語於

瓊瓊令人遮罝郵畫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名瓊懼而

誅叛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

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

見之大驚欲退走不及祉與趙康直趙不羣皆為瓊所

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之瓊遂帥

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次三塔距淮三十

里祉下馬立棗林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見之衆逼

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此爾等過去亦豈可保也又諭

其衆曰劉豫逆臣耳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
頗感動凡十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揺動衆心急策馬先
渡至霍丘縣令尚世元殺祉及趙康直祉罵瓊等碎齒
折首而死釋趙不羣使還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命
張宗元往招之　甲辰名浙東安撫制置大使趙鼎充
萬壽觀使兼侍讀是日張浚乞去位帝問可代者浚不
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
用趙鼎遂令浚擬批名鼎為萬壽觀使兼侍讀檜謂必

薦已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帝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乃知浚所薦者鼎也錯愕而出　癸丑贈呂祉資政殿大學士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聞者哀之　中書言命官犯贓抵死祖宗之時間有杖脊刺面係一時酌情斷遣近刑部引為常例甚非朝廷欽恤之意甲寅詔自今命官犯贓刑部不得擅黥配聽朝廷裁斷　乙卯御史中丞周祕論張浚輕而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唯恃其權誠不足以用

衆而專任其數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故酈瓊以此懷疑而叛願早正其誤國之罪以為後來之戒　賜岳飛軍錢十萬緡招歸正復業人耕湖北京西閒田　九月甲子上太上皇帝謚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廟號徽宗寧德皇后謚曰顯肅皇后　乙丑御史中丞周祕入對言近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乞正其罪未嘗付外施行臣謹摭所聞為陛下言其二十罪雖未足以盡浚之所為而

不達軍情不恤民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議所以至于敗事者實皆由此今猶强顔廟堂之上以淮西之變爲細事以呂祉之死爲奇節尚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可謂無恥矣望將浚前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爲人臣誤國之戒浚因力求去自是不復入對　丁卯韓世忠張俊入見命俊自盱眙移屯廬州　辛未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奏疏論淮西兵叛因勸帝以兼聽帝深以爲然賜詔奬諭時綱疏所陳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

可痛惜者五及當鑒前失以圖將來者五且言天地之變不足為灾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聞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為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禄而不敢諫小臣畏死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又以書遺張浚言自今春閤下專任大政以來薦

進人材調護將帥措置邊防均理財用皆未卓然有以
嘝天下之心者聲譽損于前時規模爽于舊說中興氣
象邈未有期不知何為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事觀之
官吏軍民二十餘萬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衆閤
下平日信任以為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挫威
辱國中外震驚于誰責而可乎今有人力足以舉百鈞
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任之理者與人
共之也今閤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總中外之任而無

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鯁諒者疎逆耳苦口之言不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怪也若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惟其是之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而為福也　岳飛知金烏珠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烏珠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我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

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烏珠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還以書示烏珠烏珠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遂決　壬申特進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張浚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癸酉命參知政事輪日當筆權三省事更不分治常程　罷都督府　右司諫王縉請對乞留張浚不從　張浚既罷相御史中丞周祕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復論浚

罪請重加竄責甲戌落浚職仍領宫祠　丙子復以趙
鼎為左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　戊寅御書羊祜傳賜
秦檜　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
祭翰林學士朱震因上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
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
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
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
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用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

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卒用御史趙涣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已卯朝獻聖祖于常朝殿庚辰朝饗太廟辛巳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　名劉光世赴行在

乙酉交趾郡王李陽煥卒子天祚立　戊子禁諸路進羨餘　以劉錡知廬州兼淮西制置副使張俊既還行在朝議復遣之趙鼎顯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何至自擾擾如此儻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還未閱月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起居舍人

句濤因薦錡以所部屯合淝帝從之時淮西制置副使
楊沂中亦已還行在鎮淮西者錡一軍而已　劉豫使
乞兵于金且請用鄜瓊為鄉導并力南下金主陽許之
遣使馳詣汴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衆先是王倫
奉使至歸德府豫遲之不遣彌旬迓使至倫始渡河見
金達蘭烏珠于涿州具言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
背大國時金人已定議廢豫頗納其言　冬十月庚寅
朔詔依舊間日一開講筵用右正言李誼奏也　中丞

周祕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李誼論張浚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為比欲遂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誤朕極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揜丁酉夜勑浚散官安置嶺表鼎留不下明日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請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祕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

守亦以為言帝意解戊戌詔浚以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寛假以責來效不報　趙鼎之初相也帝謂鼎曰卿既還相位見任執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檜不可令去浚既貶張守陳與

義乞罷帝皆許之檜亦留身求解機務帝曰趙鼎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檜退至殿廬起身向鼎曰檜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矣　偽齊犯泗州守臣劉綱擊走之

壬寅趙鼎因奏事議及改修神宗實錄帝曰止修謬誤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帝曰此宰相擬定者鼎曰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嵲所得聖語亦然帝駭曰安得有此即詔嵲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此事本非上意又言曰臣去國半載今視聖意稍異前日帝曰尋常造膝

每以孝悌之說相揺撼其實紹述之謀也鼎曰秦檜莫
有此語帝曰無之自卿去唯朱震不改其舊鼎曰臣覩
持中論者皆惑聖聰乃是沮善之術故以為不可太分
當兼收並用則得人之路廣臣謂分善惡惟恐不嚴稍
寛則落其奸便蓋君子於小人常恕小人於君子不恕
也帝以為然詔昨令史館研考新修神宗實錄止緣進
本脫落不全理宜修整別無同異之嫌元校勘官胡程
李𤩽正可依舊校勘　殿帥楊沂中乞以諸路所起弓

手揀刺上四軍辛亥趙鼎因論及南兵可敎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帝曰人猶馬也馬之能行不在大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自春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横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元之破苻堅皆南兵也　壬子統制呼延通王權等襲擊金人于淮陽軍敗之　閏月左正言辛次膺論士大夫營私不任事之弊詔榜朝堂時趙鼎再相已踰月未有所施設朝士或以此責之鼎

曰今日之事如久病虚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静以鎮之若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張徳遠非不欲有為而其效如此亦足以戒矣　丙寅以左宣教郎尹焞為祕書郎兼崇政殿説書初焞赴召至江州聞陳公輔攻程氏之學乃上奏曰臣僚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信之甚篤使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于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凡二十辭張浚薦焞拒劉豫之節且

謂其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從之
至是抵國門復以疾辭帝曰惇可謂恬退矣趣名入見
命以是職　己巳帝謂大臣曰今日安民之要無過擇
監司郡守其間或有不材之人柰一方赤子何當令侍
從官舉可為監司郡守者中書置籍遇闕差填帝又曰
謬吏之害民甚於贓吏贓吏一身取錢耳謬吏為州則
一州之胥吏皆取錢為縣則一縣之胥吏皆取錢其害
民豈不甚於贓吏乎秦檜曰向令內外侍從舉知縣而

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貪汙帝曰侍從官朕之所取信也而其任私謾如此朕當時不知知則必竄之嶺表

庚辰韓世忠引兵渡淮逆擊金人於劉冷莊敗之

辛巳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罷趙鼎秦檜已協議回蹕臨安綱聞之上疏曰自昔用兵以成大事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今日之事不當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遂自退居且具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

大旱而綱課民修城民不以為便侍御史石公揆金安
節左正言李誼右正言辛次膺並論綱苛政擾民毒流
一路乞賜黜責三省乃檢會綱累乞宫祠奏章行下未
有代者綱懲靖康之謗乃具以本司積蓄錢穀之數聞
於朝自是不復出矣　癸未復漢陽軍　淮西宣撫使
張俊棄盱眙引兵還建康十一月俊入見為上言劉光
世罷軍政閒居自有登仙之歎帝不樂謂俊曰卿初見
朕何官曰副使是時家貲如何曰貧甚從陛下求戰袍

以禦寒帝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帝曰然則宜思所以自效而有羨于光世何耶俊惶恐謝　甲申川陜宣撫副使吴玠遣使臣吕政求犒軍物帝名政諭曰歸語吴玠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非由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大臣而後進所須犒軍物已支百五十萬緡非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宜以此諭之　丁酉執政擬臨安火禁條約凡縱火者從軍法遺火延燒數多者罪亦如之帝曰遺火豈

可與縱火同罪且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延燒數多止於徒足矣　乙巳金左副元帥達蘭右副元帥烏珠入汴京執偽齊劉豫廢為蜀王先是金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蘇伯為左都監屯太原托卜嘉為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穎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達蘭烏珠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名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烏珠擒之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烏珠從三騎突入

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强乘以

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

廢之其詔有云建爾一邦迨至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

為乃以鐵騎數千圍宫因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曰自

今不簽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貎事人請汝

舊主少帝來由此人心稍定豫初僭位作楮幣自一貫

至百貫皆識其末曰過八年不在行用葢其數已兆矣

豫既廢金遂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

丞呼沙呼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宫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於二帥達蘭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焚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豫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岳飛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軍北討皆不報考異張浚行述云浚甞遣

人齎手榜入偽地誘劉豫曰如能誘致使之疲弊精兵健馬漸次消磨茲報國之良圖亦為臣之後效金用事者見此牓已疑豫八月間豫聞王師北嚮遣韓元英告金乞兵同舉金謂豫終欲困已益疑之會酈瓊叛去浚復多遣間持蠟書入偽地故遺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瓊等降而豫再乞兵于金十月金副元帥烏珠徑領兵來廢豫借其有此機會而浚已去位矣按金人廢豫本因岳飛之間今乃以附會於浚困學紀聞曰朱文公為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由此觀之則浚之行述殊不足信今一槩不取　是月偽齊知臨汝軍崔虎詣岳飛降

十二月丁卯祔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主於太廟

庚午命韓世忠留屯楚州屏蔽江淮　癸未有司奉九

廟神主還浙西　王倫高公繪至自金劉豫既廢金達蘭送倫等歸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大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一切非所較也賜予特異金詔改明年為天眷元年大赦命韓昉耶律紹文等編修國史　甲申城泗州從知州劉綱請也　丁亥復遣王倫高公繪奉迎梓宮於金　金徙蜀王劉豫于臨潢府　是冬吳玠遣裨將馬希仲攻熈州鄭宗李進攻鞏

州不克宗死于城下希仲遁還玠斬以徇　金主以領三省事宋王宗磐豪滑難制而東京留守兖王宗雋乃其親叔且有才望乃除太保領三省事以制之宗雋即訛魯觀也金自太祖以來雖名為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别其主所獨享者唯一殿曰乾元四隅栽柳作禁圍遶壁皆設大坑時與諸臣雜坐其上后妃躬侍飲食自金主未立時詞臣韓昉已教之學稍賦詩染翰及即位左右儒士日進諂諛導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出則清

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勳舊大臣非時且莫得見盡失女真之舊至是宗雋入相顏與宗磐等合謀而亂將作矣此據中興紀事本末修入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　金頒女真小字金主所自製也遂謂古紳所製為大字古紳一名希尹　丙申減臨安府夏稅折輸錢　帝議還臨安參知政事張守謂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可為別都以圖恢復每對

必為帝言之及將下詔東歸守與趙鼎議于都省曰上至建康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鼎不可守引疾求去戊戌罷知婺州　辛丑偽齊知壽州宋超率兵民來歸蔡州提轄白安時殺金將烏嚕執其守劉永壽來降詔以方議和好禁沿海州郡遣人過淮招納　丙午左正言辛次膺罷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次膺嘗論王仲嶷奴事朱勔投拜金人知撫州王暎居官

不法其父仲山先知撫州在建炎中屈膝金人暎繼其後何顏以見吏民暎不當與郡仲嶷不當復官二人秦檜妻黨也檜力救次膺乃并劾之曰是將有蔽朝之漸時檜議復遣王倫使北請和次膺力言國恥未雪義難請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以母疾求去故有是命 丁未命宰執大閱張俊軍于城西 是月四川謀帥帝問刑部尚書胡交修廷臣孰可將者對曰臣從子兵部侍郎世將可用遂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

府自重兵聚關外守蜀而餉道險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絀興初創行陸運調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激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十斃三四及世將至蜀宣撫副使吳玠以軍無見糧奏請踵至世將被旨約玠於利州會議異時水運泝江千餘里半年始達率以七十五斛而致一斛至是世將與玠反覆共論玠亦曉然知利害所在乃復前師席益轉般糴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皆便　二月戊

午劉錡入見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絶今歲合洍度可得
四五萬衆翌日帝謂趙鼎等曰朕每慮江上諸將扼控
之勢未備若上流有警岳飛不可下則江池數百里邊
面空虛今得錡此軍可無患矣鼎曰更須措置荆南事
若就緒則沿流上下形勢相接不同前日矣帝曰經營
人事既盡若功有不成則天也　庚申日中有黑子
壬戌岳飛請增兵不許　癸亥帝發建康　自王安石
廢春秋不列于學官胡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

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
變夏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
無不備焉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書成上之丙寅進寶
文閣直學士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彊學力行
以聖人為標的志在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没遺黎塗炭
常若痛切於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然風
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
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安

國與尹焞而已謝良佐常曰安國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　戊寅帝至臨安自是遂定都不復巡幸一日内侍移竹栽入内趙鼎見之責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有户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名至都堂切責之翌日問帝曰某獻錢邪帝曰朕求之也鼎曰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之遠郡　三月己丑封知南外宗正事仲儡爲嗣濮王　庚寅以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

事兵部尚書王庶為樞密副使　壬辰復以秦檜為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既知其闇不復再薦檜因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名公而張相遲留葢怒鼎使擠浚也檜在樞府唯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前一日鼎留身奏事帝曰秦檜久在樞府得無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耳是夕制下朝士皆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

有憂色曰姦人相矣　甲午參知政事陳興義罷　己亥封李天祚爲交趾郡王　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享徽宗廟庭　己酉命考覈川陜宣撫使便宜所授官冒濫尤甚者悉與裁減　夏四月言者請選文武官子弟爲衛郎庚申帝謂宰執曰掄材正當如此朕親加教督彼必樂爲之也　壬戌遣王庶巡視江淮措置邊防自鄜瓊叛張俊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于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楊沂中

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庶奏辟屬官帝諭之曰張浚待諸將以狎昵取侮呂祉以傲肆取敗皆可為戒　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説書尹焞求去甲子詔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丁卯金命少府監盧彥倫營建宮室止從儉素

丁丑復置六路發運司　壬午金立裴滿氏為貴妃

癸未詔三衙管軍輪宿禁中　初胡寅自中書舍人出知嚴州父安國以書訓之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

官當郡經年未遷即有怠意汝今宜作三年計日勤一
日思遠大之業若有遷擢自是朝廷非我所覬也既而
移守永州未上即名寅除禮部侍郎尋以父憂去考異朱勝
非閒居錄曰胡寅者凶慝躁進之士也趙鼎引居詞掖
朝士皆畏之以行詞卒謬衆論不容乃稱父安國老疾
遠在湖湘乞歸省至是差知永州寅攜妾居婺女久之不
去有朝士范伯奮亦寓婺移書責之寅以妾就蓐為辭
伯奮復曰妾産與父病孰重寅訴於鼎改知嚴州鼎旋
復相欲名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復除永守星夜南奔
未及到家名命已下比見其父疾困不能言寅留數日
將行告之安國攬衣垂涕而已寅至行朝除禮部侍郎
又兼經筵直學士院尚未踰月安國凶問已至寅匿之
詐為父書與交黨翰林學士朱震言久疾垂死寅欲辭

免名命以時事尚艱難遣之使行欲益而彌彰聞者駭歎度其死時寅尚猶在路耳按勝非專尚權變而好惡未得其正所著閒居錄歷詆李綱趙鼎胡寅朱震劉大中張戒宋史本傳云此錄多其私說而中興紀事本末往往附載於其間大抵皆詆善之辭今不取

五月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帝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為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帝曰朕今有術唯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帝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

既留意臣言贅矣　庚寅竄内侍羅亶于海島　己亥金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　辛丑胡安國家上遺表賜諡文定又詔賜銀帛三百匹兩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給田十頃以字其孤　壬寅責劉子羽漳州安置中丞常同論其十罪故也　丁未金遣使偕王倫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達蘭自河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斡布力言不可東京留守額爾袞曰吾以地與宋必

德我阿蘭折之曰我俘宋之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
土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勿與便富埒呼位在斡布上
達蘭額爾袞附之由是額爾袞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
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凌阿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充
來議事思謀即宣和始通好海上者將至帝命吏部侍
郎魏矼館伴之矼以為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辭不奉
詔因備論敵情之難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
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王倫倫又

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而倫往來館中議事阿蘭一名
宗憲　戊申以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爲江東安撫制置
大使夢得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守地
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堠七
措置積聚八責官吏死守又言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
北可濟共十九處願聚民兵把截命諸將審度敵形并
力進討　戊申命刑部員外郎李彌遜馳勞金使于平
江翌日帝謂輔臣曰館待之禮宜優若早遂休兵得免

赤子肝腦塗地此朕本意也又慨然歎曰當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間豈不見效趙鼎秦檜同對曰陛下為此言神明感格必有平定之期　己酉王庶至淮南檄張宗顔將兵七千屯廬州巨師古三千屯太平分韓世忠軍屯泗州及天長縣　六月乙卯朔試博學宏詞科選人詹叔義陳巖肖王大方中選詔叔義大方並與壹除巖肖賜出身　壬戌以衍聖公孔玠避亂寓衢州詔賜田五頃奉先聖祠事　癸亥監修國

史趙鼎等上重修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

王應麟曰紹興重修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疎畧鶴山謂小人為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遏絕之自唐許李至近世莫不然

乙丑御史中丞常同言近闕報曾惇進其曾祖布所著三朝正論真蹟轉右承議郎臣聞王安石創立新法曾

布于是時實爲安石腹心其法皆出于布之謀成于布之手故自海州懷仁令一年半間十三遷而至知制誥安石常語人曰終始言新法不便者司馬光也終始言便者曾布也逮紹聖初布與章惇蔡卞同秉大政元祐之法度委若弁髦元祐之人才棄如斷梗布内愧于私心外迫于清議乃間出一善言引一善士以求自異于衆既欲取高位于當年又欲掠美名于後世首鼠兩端馴致建中之事遂使蔡京得以乘間而入貽禍邦家而

朝廷尚尊其說頒諸史館號曰正論臣竊惑焉臣願宣
諭史官筆削之際毋惑其說以至亂真庶幾一代之典
足以垂信後世詔付史館　帝以亮陰依祖宗故事更
不臨軒策試壬申御射殿賜禮部進士黄公度以下三
百九十五人及第出身是科得陳俊卿與公度皆莆田
人　癸酉王庶自淮西還入見言和議不可從爲帝陳
三策上策莫如拘其使者彼怒必加兵吾則應之所謂
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是也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

天之雠堅謝其使勿與相見一切使指令與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事酬應其次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所謂掩其不備破之必矣　乙亥以中護軍統制張宗顔知廬州命劉錡移屯鎮江從王庶請也　初行朝聞金使之來物議大訩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宫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秦檜曰屈己議和此人主之孝也見主卑屈懐

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
成邊備亦不可弛朝臣多言和議之非者帝輒峻拒之
或至震怒趙鼎請間密啓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
之讐今屈己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
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
非我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
渝盟吾無憾焉帝從其言羣議遂息丁丑金使烏凌阿思
謀石慶充入見禮甚倨帝問數遣議和不從今忽來和

何也思謀曰大金仁慈不欲用兵恐生靈塗炭帝曰俟朝廷議之思謀請帝自決帝令退館以俟考異禮甚倨以下據北盟會編修入中興紀事本末云思謀等見執禮甚恭且欲以客禮到都堂見宰執趙鼎抑之如見從官之禮此史官飾辭不足信也翰林學士兼侍讀胡善朱震疾亟奏乞致仕且薦尹焞以自代是夜震卒奏至帝達旦不寐戊寅輔臣奏事帝慘然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帝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瞶

恐教兒童費力侯國公稍長則用之乃詔國公往眞震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　是夏金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没身及家屬為奴婢以償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二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十三 起著雍敦牂七月盡屠維協洽十二月凡一年有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八年秋七月乙酉朔秦檜請復遣王倫及藍公佐如金定和議且申問諱日 録司馬光曾孫伋補承務

郎　辛亥斡出東方　八月甲寅朔金始頒行官制初太宗嘗改定而未畢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守文虛中參定其制　戊午詔曰者遣使報聘期還梓宮尚慮邊臣未諭遂弛戎備以疑衆心其各嚴飭屬城明告部曲臨事必戒無忘捍禦　丁丑斡減已卯金以所部會寧為上京會寧即海古勒之地金舊土也安春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初稱内地至是升為上京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

京大興中京大定府皆仍舊　壬午秘書省著作郎何掄罷侍御史張戒言張浚欲竄易舊史掄首附其意凡所籤貼自云改字舛訛煞頗主異議浚罷掄不自安遂撤去前日籤貼焚之乃出掄知邛州　御筆以和州防禦使璩除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王庶大呼曰並后匹嫡古以為戒此豈可行趙鼎謂秦檜曰鼎前日負曖昧之謗今不敢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進呈鼎奏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在今日

禮數不得不異葢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劉大中亦以為言命遂寢　丁未趙鼎以重修哲宗實録成遷特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吕本中草制有云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秦檜深恨之　九月丁酉金改燕京樞密院為行臺尚書省　冬十月丁巳參知政事劉大中罷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與父不睦何以事

君望正典刑以厚風俗大中亦累章乞罷詔出知虔州振再論遂予宮祠初振為監察御史以親老力求外補趙鼎從之除郡而去及檜為相一召即來不復以親為辭遂除南牀首攻劉大中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振自此為檜死黨檜竊柄十八年毒流天下皆自振發之考異朱勝非閒居錄曰劉大中素不養父未嘗同居與父久別或責其不省覲強一詣見於門首再拜立談頃刻而退大中為趙鼎黨魁驟遷禮部尚書鼎許以參政父居處州家信至報其父病不知人已具棺殮大中匿其書趣鼎力薦果參大政

已而又稍間亦不問也其子不平操刀逐大中欲弒之衆救獲免事頗喧以此罷政天下聞而惡之按勝非深疾趙鼎故凡鼎之所厚無不痛詆閒居著書聊以永日而好稱人之惡訐以為直豈君子之道哉史稱勝非與秦檜不協然勝非之所惡即檜之所惡此心術亦可知矣其斥胡寅劉大中之不孝類皆誣善之辭今不取

丙寅金封太宗子斛魯補等十三人為王　己巳金始禁親王以下佩刀入宮　甲戌特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趙鼎罷為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中書舍人攝起居郎潘良貴聞其言甚怒旣而子

諲奏金國報聘及奠朱震事言久不輟良貴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瀆聖聽叱之退者再帝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為之辯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黄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𦹠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既而論防禦使璩

封國公事鼎退檜復留身不知所言會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既罷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往餞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　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

專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預遂排趙鼎劉大中而一意和議　乙亥日中有黑子　丁丑金使張通古蕭哲與王倫偕來韓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恐其情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許諾顧

界兵決勝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不許　辛巳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罷用侍御史蕭振奏也　初王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倫問議和後禮數鼎言上登極既久四見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問割地遠近鼎言以大河為界乃淵聖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為大河二事最切或不從即此議當絕倫受指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　十一月甲申

以翰林學士承旨孫近參知政事　殿中侍御史張戒面對言王倫遽回金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直云江南是用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曾不得為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不知何意又言為國唯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偷安亦不得耳秦檜怒愈欲逐戒　丙戌禮部侍郎兼侍讀張九成罷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金人失信數矣盟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

令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彼誠能從我所言十事則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其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斟酌可否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他日與呂本中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檜為之變色會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既而九成再疏求去帝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斥之奏除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　己丑

詔張戒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坐前奏留趙鼎也　戊戌王倫入見　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稱疾在告遂卧家不出　巳亥復以王倫為國信計議使中書舍人蘇符副之符辭以疾以宗正少卿馮檝代之　庚子以孫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　辛丑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温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

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禄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　甲辰樞密副使王庶罷庶論讐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金人以自重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

節存趙時耶檜大恨㢮因乞免僉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出知潭州　辛亥樞密院編修官胡銓抗書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頼頃縁宰臣無識舉以使金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强敵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强敵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幾不血食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

皆外向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將搖惑其心人人解體異時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也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強敵變詐百出而

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

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賛大臣徒取罷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刼持除名編管昭州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翌日改監廣州都鹽

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其書於木金人購之千金檜大怒師古坐流袁州死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十二月丙辰秦檜恐言者不已白帝下詔以胡銓上書狂悖戒諭中外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横起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御史中丞首劾銓凡異議者皆擊之辛戌檜志　戊午提舉洞霄宫李綱言王倫之歸與金

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意料之彼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惏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

已必繼有號名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
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
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
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奏雖與
衆論不合帝不以為忤曰大臣當如此矣　秦檜嘗因
語和議事曰此事大繫安危禮部侍郎曾開於坐中抗
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檜矍然遂命
出知婺州開辭改提舉江州太平觀　已未以吏部尚

書李光參知政事　癸亥金新宫成　乙丑校書郎許忻樞密院編修官趙雍同日上疏力排和議　丙寅知潭州王庭落職予祠以中丞勾龍如淵論其罪故也　癸酉司勳員外郎朱松秘書省著作佐郎張廣凌景夏正字常明范如圭同上疏言和議決不可從　甲戌以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乙亥以肖胄為大金奉表報謝使樞密副都承旨錢愐副之　金使張通古蕭哲等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接伴使范同

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金詔上疏言和議之非且乞致仕秦檜從其請丙子通古等至臨安要帝以客禮相待乃以左僕射府館之　丁丑詔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宫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令尚書省榜諭以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榜以鎮浮言又降御札諭三大將　監察御史施庭臣以抗章力賛和議除侍御史中外駭愕吏部尚書張燾侍郎晏敦復執奏言前勾

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論已喧鄙之今庭臣又以此躋横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腹心惟相阿附變亂是非豈不紊國家之紀綱敝陛下之耳目乎於是庭臣不敢拜　金立貴妃裴滿氏為皇后已卯權吏部尚書張燾吏部侍郎晏敦復魏矼户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給事中樓炤中書舍人蘇符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對極言屈已之禮非是禮部侍郎尹焞獨上疏諫且移書切責秦檜檜大怒

焞於是因辭新命不拜奉禮郎馮時行名對言和議不
可信至引漢高分羹事爲諭帝曰朕不忍聞顰蹙而起
檜乃謫時行知萬州尋亦抵罪　秦檜未見國書疑爲
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嗣受太祖太宗基業豈
可受金人封冊於是朝論沸騰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
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
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王倫責之曰公爲使通兩國好
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

曰倫涉萬死一生往来虎口者數四今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為之解曰中丞無他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遂議以檜攝冡宰詣館受書帝亦切責倫倫以計説張通古通古從之庚辰帝不御殿以方居諒陰難行吉禮命檜詣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行以書納禁中時帝特以母后故俯從和議而檜必欲帝

屈己天下恨之　鄜延故將李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廵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敵人夜宿陶穴世輔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金人破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

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金烏珠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敎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帥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即遣其徒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是冬金左監軍薩爾罕以事過同州世輔乃偽稱足疾伏兵州廨因犒其從者醉而悉殺之遂縛薩爾罕馳出城欲以南歸金騎追及之世輔等數十人且戰且前至

五丈原追騎益多世輔度衆寡不敵乃解薩爾罕縛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吾骨肉薩爾罕許之遂縱使去洛水溢世輔無舟不得渡金人又會兵斷其歸路世輔遂奔夏永奇家屬三百口皆遇害

九年春正月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官吏並不易置蠲其民租稅三年徭役五年以端明殿學士王倫同僉書樞密院事充奉護梓宮迎請皇太后交割地界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副之許歲貢銀絹五十萬

匹兩　己丑金使張通古與韓肖胄先行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為紅巾俟通古過則刼之以壞和議世忠將郝抃密告其事故通古自真和由淮西以去通古性聰敏秦檜以胡銓封事示之一覽即能誦　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監不遠蓋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非可結以恩信借令彼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盡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

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
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讐聽其
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南而有之臣
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戰國時楚懷王入覲於秦
一往不返千載為之痛心漢高祖知項羽之寡恩少義
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兹二事者足為
今之戒矣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　岳飛在鄂州聞金
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

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有云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又曰救暫急而觧倒懸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飛慕容張節夫詞也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温言奬諭之飛乃

受命吳璘在熙州其募客擬爲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知廣州連南夫監明州比較務楊煒皆上書極言和議之失秦檜深惡之　以監察御史沙縣陳淵為右正言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説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

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賜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礙者三省得以共議户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又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帝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帝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為大害帝曰差

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
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荅惟樊遲問仁
荅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
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已孟子七篇專發
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
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
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
責秦檜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

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瞿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㒟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已益怒如圭遂謁告去岳飛請以輕騎從謁諸陵洒掃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願往視之檜白帝止其行　辛卯以尹焞為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固辭不拜　癸巳建皇太后宮

丙申金右副元帥烏珠始以割地詔下宿州　戊戌賜王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為東京留守無權開封尹郭仲荀為副留守　己亥帝諭輔臣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内以事外帝雖聽秦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　吳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

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遣内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　辛丑贈内侍省副都知藍安石保寧軍節度使特賜謚宦者有謚始此　李世輔至夏夏國主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薩爾罕取陜西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讐夏國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而還

夏國主大悦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叱為陝西招撫使世輔為鄜延岐雍等路經畧安撫使

二月癸丑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復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劾其奉使無狀出為福建提刑　己未秦檜上徽宗陵名曰永固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銓言後周叱奴皇后陵實以為名當避檜大怒　壬戌以李綱為湖南安撫大使兼知

潭州張浚為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綱具奏力辭遂允其請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與起居郎施庭臣因私忿交奏其惡如淵為庭臣指斥帝謂宰執曰如淵身任臺綱自合早論至一月後因忿方奏此告訐也告訐之風出於末世三代所未聞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乃命秦檜先召庭臣詰問癸亥檜奏陛下若欲存國體先黜庭臣仍改除如淵俟其乞出然後補外帝欲明其事乃詔庭臣語言徑率責嶺南監當如淵失風

憲之體罷與外任檜擬除如淵知建康府帝曰此人用心不正乃已　壬申命修徽宗實録以秦檜兼提舉以禮部侍郎范同為修撰員外郎劉昉為檢討　以醴泉觀使趙鼎知泉州鼎寓居會稽秦檜猶忌其偪乃以遠郡處之　癸酉詔盜賊已經招安而復嘯聚者發兵加誅毋赦是月日中有黒子月餘乃沒丁亥以和州防禦使璩為保大軍節度封崇國公甲午詔璩赴資善堂聽讀禄賜如建國公例　三月丙申王倫至汴見金烏珠交割

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陜西京西諸州之地烏珠遂自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於大名府

中書言昨修執政拜罷録詳畧失中本末差舛詔史官重行編修秦檜之初免相也帝以御札斥其罪而一時制詔拜罷録具焉檜欲滅其迹故有是請　己亥分河南為三路廢拱州　辛丑以翰林學士樓炤僉書樞密院事　丁未正僞齊所改州縣名　丙辰金命百官詳定儀制　是春夏人陷府州先是帝召吕頤浩赴闕既

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夏四月庚戌朔辛謚忠穆顚浩有
膽畧處苗劉之變有功而與李綱趙鼎不協幾於娼疾
議者非之　辛亥命樓炤宣諭陜西諸路　癸丑落趙
鼎奉國軍節度使仍知泉州　甲子以孟庾為西京留
守路允迪為南京留守　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和議
之初敦復力詆邑己之非秦檜使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
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
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

月罷知衢州　庚午帝謂秦檜曰陜西諸將既叛復來
緩急金人敗盟難以責任朕謂中原尚可從容圖治至
如陜西五路勁兵良將所出他時當用腹心之臣可也
壬申移壽春府治淮北舊城　癸酉詔新復諸路監司
帥臣按劾官吏之殘民者　韓世忠張俊入見　甲戌
金百官朝參初用朝服　是月以觀文殿學士汪伯彥
知宣州仍趣朝行在初伯彥未第有祁門縣令王本者
築館曰英材延之授經秦檜與其兄弟皆從伯彥游伯

𡚁是命亦檜之力也　五月戊子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朝謁永安諸陵前二日士㒟等至河南民夾道懽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宋民有感泣者陵下石澗水自興兵以來久涸二使到水即日大至父老驚歎以為中興之祥　甲午以都官員外郎丁則知道州秘書省正字汪應辰通判建州樞密院編修官趙雍通判瀘州皆以論事忤秦檜故出之　五月庚寅奉迎東京欽先孝思殿累朝御容赴臨安　辛卯復

命江南守臣二年為任　丙午李世輔自夏來歸初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覲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嘝吪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嘝吪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陜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嘝吪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

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於河池玠遣見樓炤於長安玠承制以為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下二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六月己酉朔金主初御冠服 庚戌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 辛亥夏國主乾順

辛年五十七偽謚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曰顯陵子仁孝立改元大慶　辛酉出吏部侍郎謝祖信知潭州祖信既力論趙鼎落節於是章氏諸孫咸集闕下再謀理訴并及史事帝偶知之謂執政曰聞章惇家有人欲陳訴以趙鼎去便謂事有更變此事乃出朕意鼎何預聞有從官為之主議者執政奏謝祖信章氏之壻也遂命出守祖信聞之大駭歸家詬其妻凡數日曰爾家累我欝欝而死　壬戌以新復州縣官吏懷不自安降詔開

諭　己巳四川宣撫使吴玠卒謚武安玠少沈毅有志節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録置座右積乆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吴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虚心詢受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髙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乆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士褎張燾謁西京諸陵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張燾奏言金人

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敵帝黯然秦檜忌之尋出燾知成都府　癸酉澧州軍事推官韓紃以上書論講和非計除名送循州編管　乙亥以孟庚兼東京留守王倫自東京赴金議事　樓炤承制以楊政為熙河經畧使吳璘為秦鳳經畧使仍並聽四川宣撫使節制郭浩為鄜延經畧使同節制陜西軍馬　秋七月金富勒呼自

以為太宗長子跋扈尤甚額爾衮復附之達蘭方持兵
柄遂相與謀反金主嘗問翰林學士韓昉曰周成王何如
主對曰古之賢君金主曰成王雖賢亦周公輔佐之力
後世疑周公殺其兄以朕觀之為社稷大計亦不當非
也其意葢在富勒呼會有郎君烏蘇者坐謀反下獄事
連富勒呼等時金主方與右丞相烏舍謀誅諸父因朝
伏兵於内富勒呼等入見擒之辛巳富勒呼及額爾衮
滕王宗英虞王宗偉皆伏誅悉夷其族以達蘭握兵在

外難遽誅之乃除為燕京行臺左丞相以杜充為行臺右丞相　甲申以文臣為新復諸縣令　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橐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葢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常以歲帑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

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謬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頗深鑒前轍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徇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勲則梓宫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秦檜憾之橐因力請去　先是金烏珠言於其主曰達蘭首勒呼主割河南予宋必

有陰謀令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於朝乞早為之備而秦檜但奏趣倫過界將使指北行丁亥至中山會達蘭謀反事覺金人執之　甲午金咸州詳穩沂王暈坐與富勒呼謀反伏誅　乙巳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敏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敵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示或諸公有

所未達者亦當奉聞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金行臺左丞相達蘭謂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為伍遂復與翼王呼蘭等謀反八月事覺遂命都元帥烏珠往誅之達蘭南走辛亥追殺之於祁州其黨皆伏誅達蘭臨刑謂烏珠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早圖之　初鄭億年北去仕逆臣劉豫為尚書右丞資政殿學士億年居中子也秦檜為王仲山之壻而億年之母則仲山親姊檜子熺復娶其弟修年女

檜頗佑之河南初復名億年還除雜學士提舉醴泉觀奉朝請至是檜又復其偽授職名李光榻前面折之乃止後數月光罷億年竟復資政殿學士雖士論洶洶而一時給舍臺諫皆檜私黨不復顧逆順之節矣此事雜採中興紀事本末及閒居錄修入庚午遣蘇符等使金賀正旦　九月戊寅朔金降封太宗諸子　丙戌封士㒟為齊安郡王　甲午名皇太后殿曰慈寧　丙申金主初居新宮　冬十月辛亥王倫見金主於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荅令翰

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知達蘭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臣奉命通好兩國耳既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會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副使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且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拘倫於河間以待報命　丙寅知

鼎州王彥卒彥性豪縱喜讀韜畧建炎初屢敗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於和議遽名之還又奪其兵柄使之治郡士議惜之彥自邵州除鼎州將行疾遽作遂卒荊南舊部曲聞之請於安撫使薛弼迎彥繪像為位以哭凡三日考異薛應旂通鑑以王彥卒繫八月而無日按朝野雜記載彥行狀是年十月十九日卒乃丙寅也今正之

戊辰慈寧宮成

甲戌日中有黑子

是月岳飛入見

十一月癸未嗣濮王仲儡卒

己丑追復張所為直龍圖閣特與一子官仍賜其家銀絹百匹兩以

岳飛言所忠義乞加褒異故也　十二月甲寅命續編紹興因革禮　甲子李光罷參知政事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於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政權懷奸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帝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言者又擊之乃予祠　金烏珠留蘇符等於東京謀復取河南　是歲金萬戶呼沙呼攻蒙古糧盡而

還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於流嶺　金簽軍之法自元帥府下諸路帥帥下節鎮鎮下郡郡下縣縣以民户丁多寡之數令備器械軍裝以聽點集用兵以來皆黠罕之徒專之至是金主始令不得從元帥府須見裏面使臣所持御畫牌劄方許簽發葢疑其下也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三